

光緒癸巳年

桂月

四川

楊清珊

盧氏縣志

樓峯郭光澍霖三氏編次

重修盧氏縣志板存幸原書院

序

文章一道難言矣以意勝者失之瘦以
辭勝者失之肥以氣勝者失之肆以
者失之空善為文之意立在先而以辭
之濃淡適均不瘠不肉有渾灝流轉之
而神味淵然不盡中見者流連咀

忍釋手前此爲傳記耳然此非可以襲取
得也必其學有原本寢食於經史古文者
既深而後閤中肆外氣骨已渾乃以不
漢安張子東渠始學操筆即讀唐荆川全
稿爲文條達暢茂入庠試輒冠軍後變爲
清真雅正選拔兩藝溧陽潘太史擊節再

四以為江浙之士莫能過也既游成均
尚王茂遠章雲李遂從而摹之一題到
憂憂獨造不肯片語寄人籬下大司成
公少司成陳公曰後請茅又與清州李
亭懷遠張同舟等為文會每一藝出眾
歎服然使氣好居獅子搏兔亦用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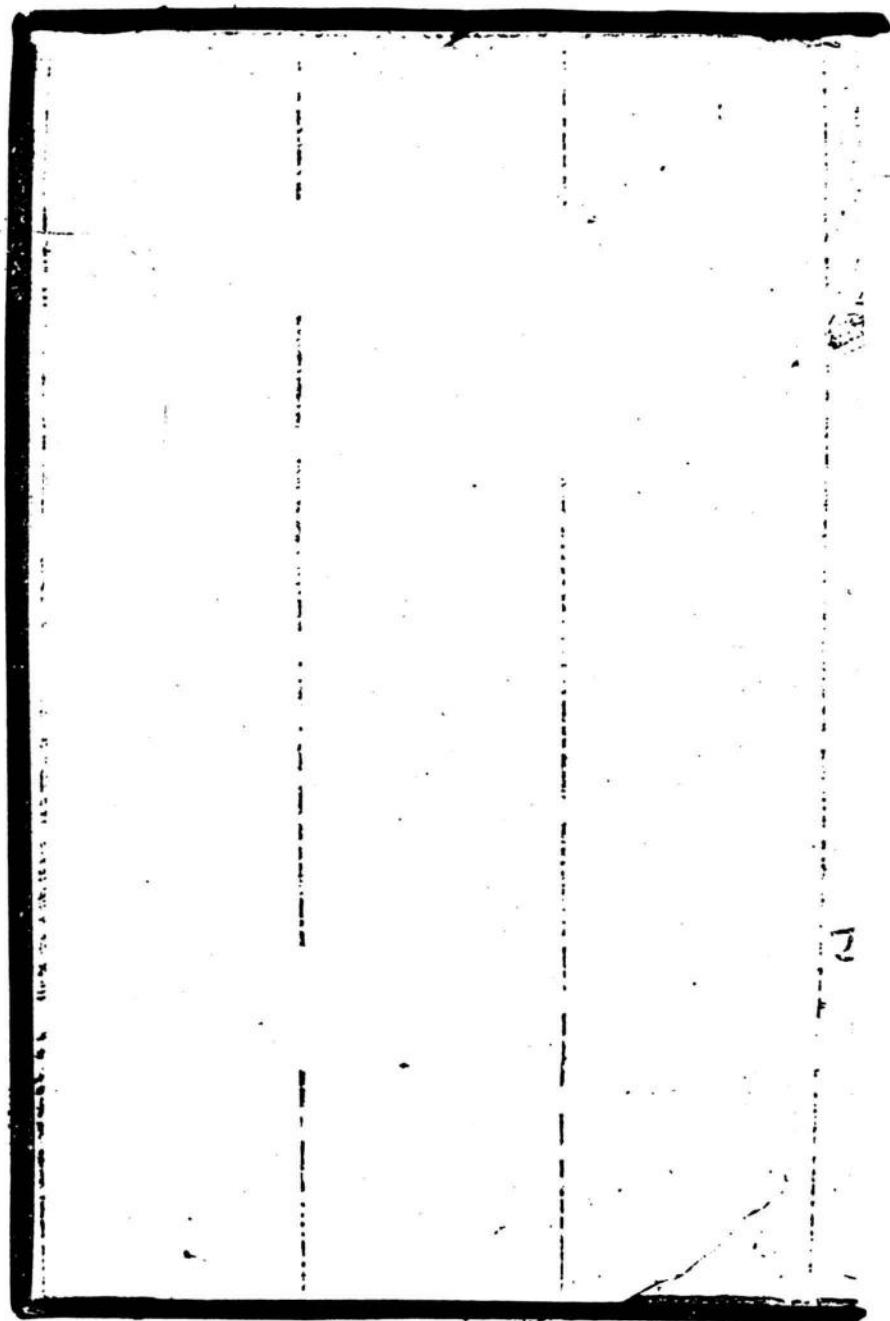
卯以後乃復歸於雅正而日以左國莊子
史記唐宋八大家為諷詠時藝之中酷好
金正希陳大士黃陶菴後覽李厚菴稿益
究心於化治諸家以故其文進而愈上焉
己己之夏予入鑲藍旗官塾同館交好盡
披所作體制不一其簡峭秀折有得之左

傳者風流蘊藉有得之史記者深入淺出
有得之正希者而其散體橫肆奔於蕭疎
間逸則又合大蘇歐柳黃陶菴陳大士韓
慕廬而出之者也以意則刻以辭則雅以
氣則王以神則遠肆而能醅虛而能空可
謂善於文矣嘗於館中之暇與高陽張智

珠北齊杜嚴先杯酒談笑論及東兄文莫
不首肯以為可付剞劂東兄歛然不敢當
諸人亦不再強然東兄好學不倦他日所
造必更精粹向之所成安知不為前魚倘
不終自私有巨眼者必不以予為阿好也
已

乾隆十五年八月下旬石門鍾城斗南氏
頓首拜題





續修盧氏縣誌跋

盧雖叢爾微區大禹導洛自熊耳伊尹樂
道處莘原孔子傳道燕居至沙窩川文峪
時當三代神聖已往來於其間而號仲以
派出天潢又分封此地則與林深地僻渺
無居人者不同乃秦漢唐宋以來傳聞殊
屬寥寥豈才疏德薄無一人可永久流芳
與邑乘之不修知埋沒於荒煙蔓草間者
不少矣前邑侯韓紫垣先生以光緒戊

子罕盧懲貪除暴四境賴以安又建豐
邑紳諭以邑乘殘缺當協力採訪為重修
計乃未及成言而積勞病故幸我霖翁
郭仁憲蒞任本寬仁之度存利濟之心保
赤誠求刑清政簡念前任有未畢之緒當
代為成就也於是因課試生童之際又諄
諄然以修邑誌為言夫邑誌之當修久矣
明季以前板成灰燼求其單詞隻字渺然
無存幸康熙及乾隆初年前憲任謝李

公或創或因三番修理區區下邑始得有誌書然政治文章節廉孝義爾時雖極力蒐輯缺漏仍多況今又百四十餘年兼遭兵燹一旦為重修之計重修豈易言者哉顧獨念此時不修則日後有更難為力者竊嘗追維盛治眷念前蹤如吳公之築東堤黃公之設義學功德及於民物姓僅存而名不彰甚或遂任遞推姓名俱湮沒不可考其間豈無歌樂只號循良據事直書

足以光昭史冊者乃求之而多不可得宰
斯邑者如是則生斯邑長斯邑者可知矣
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留心世道者其可
以簡陋自安焉否耶維時十里生童已自
備資斧於各鄉各鎮遍加採訪矣旭亦因
以簡遺文詢耆舊至附近各祠宇觀斷碣
殘碑見見聞聞幾經慎審遂合諸同人所
採訪彙輯成編敬呈 仁憲斧正垂芳型
於勿替發潛德之幽光不至埋沒於荒煙

蔓草間者俱於仁憲乎是賴其有德行
卓越當傳未傳之人統容查補於將來非
一時所能遍及也若夫依照舊規不另立
門戶已詳詳憲議序中茲不復贅
光緒十八年壬辰桂月治愚晚學趙泰頤
首拜撰

方氏長言



方

三

續修盧氏縣誌敘

康熙壬寅邑令任允升始創修盧氏誌謝
令修從重修於康熙甲戌李令建中重修
於乾隆丁卯前後未及百年經營業已三
次而風流雲散缺畧仍多迄於今又一百
四十四年矣烽煙屢起饑饉薦臻欲令考
獻徵文補苴罅漏恐用力多而成功少難
莫難於此也余自下車伊始時以修舉廢
墜為心維書院之興為急邑乘一書尚有